

迷蝶梦



这一夜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云沉啊！

江南的冬天，并非白茫茫的一片，偶尔的雨雪只是洗刷瓦间的尘垢，荡涤枝头的残叶。所以，这一夜很安详。

段府大厅上的红灯渐渐地灭去，刚才的庆功宴着实热闹，段破岩霍天击溃倭寇早已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只是二人合手挫败东瀛刀客宫本恒信这大大的匪头，又在宴上正式定下两家结为姻亲的事儿令段府上下喜气飞扬。

这一夜，注定了是个不平凡的夜晚；

这一夜，喜气凝重得让天空也闭上了眼睛；

这一夜，都睡着了。

正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第三天的正午，大街上的那间“常来酒馆”又聚起了一堆一堆的人儿。饶舌的人聚在一起，什么话头不被他们议出个缘由。

“听说了吗？段家和霍家结婚亲了。”

“这有什么大惊小怪，段大侠与霍大侠一起抗倭多年，那是什么交情？结婚亲也是门当户对，亲上加亲。”

“是啊，段大公子和霍大小姐，江湖上的人早就认准了他们是一

对了。上回在宁波，东海一战，他俩并肩作战早已成为一段武林佳话了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刘老头，这回你消息不灵了吧。”

一群人七嘴八舌，都争相夸起这对佳偶来。

刘老头不慌不忙，缓缓饮过一杯，清了清嗓门。

“可是，霍家姐妹这次随父到龙杭镇参与同寇头宫本的大战，战后，居然连家也不回，就地在此完婚。两天前定的婚，后天就要完婚。天底下有这么急的婚事吗？”刘老头说得是抑扬顿挫，手指头还时不时的往桌子上敲敲点点。

众人旋即一愣，之后又是一阵杂七杂八的声音。

“听说段大侠有病，镇北那冯郎中都瞧过几趟了，恐怕快不行了吧。”

“胡说，三天前那一战，段大侠风采依旧，哪就不行了？”

“要不，要不是三天前那一战伤着了？”

“又瞎扯，我们乡里大伙去庆祝两位大侠凯旋，段大侠是带头致谢，那可是中气十足，哪有什么伤啊！”

“那，那是段公子伤了，不好去迎娶。”

“凯旋时段公子就站在段大侠后面。”

“打打杀杀，一点小伤也不算什么，养个十天八天，三月两月能不好啊？到时再去迎娶，能耽误多少时间？”

“八成是段公子欲抱娇妻，急了吧。”

“哈哈”

一阵哄堂大笑。

这时，打厅屏风后的雅座上有两个人确是异样的心情。那就是段府二公子段雷和他的至交好友陈一浩。陈一浩是倭人，五年前来到中原，虽比段雷长了七岁，二人却是志气相投，成为生死之交。陈一浩也痛恨倭寇，甚至参加过几次抗倭海战。

段雷此时本就心中有事，听着外边的议论，早已恨得牙痒痒的，陈一浩使劲地搥了搥他，示意他不要发作。

外边的人自然不知里面的情况，汉人有窥密的嗜好，特别是对于这两家有名大户的隐事。人嘛，自然是团团往刘老头这边靠，而且愈聚愈多。

“那是霍小姐伤了？”

“放屁。那天他们凯旋，我夹在人堆里，他们一下船，我的眼睛就拼命搜寻霍家两位千金。她们姐妹长得是一模一样，都是嫦娥下凡。每次见了，我这心啊——我保证，她们一点伤都没有。”

“难怪段公子要猴急，原来这外面的人啊，早就——这心啊——”一个白衣少年拍着黑小伙的肩头，“人堆里你肯定是伸脖子踮脚尖，眼珠子恐怕都要掉出来了。段公子见了，不急才怪啊！”

“哈哈。”

“你说，你说啊，继续说啊。不知那天谁眼珠子要掉了。我承认，我是有那份心，可咱就那份心，咱知配不上人家，比不过段公子。他们结为夫妻，我也替他们高兴。我不就远远地看一眼嘛。”

“你是有贼心没贼胆。”

“哈哈。”又是一阵笑声。

“别吵了，人家是江湖中人，做事干净利落，不象我们俗人，谈婚论嫁那么多的规矩，这有什么好议论的，咱喝酒。”一个大汉擦了擦袖子，端起一碗酒就是一个仰头。

“恐怕是庆功宴上段公子多喝了点酒，又是定婚了，这就心思转动，一男一女又是早有的情意，这一时干柴烈火，不定就出了什么伤风败俗之事吧。段霍两家才这么急的要完婚，要是过几个月，将来娃子一出世，那个时间不对，不就贻笑天下了吗？可龙杭镇到霍家堡来回顶多一个多月，等新娘回去再娶回来也闹不了笑话，两家此举那是心虚，真是欲盖弥彰啊！”

这又是一番道理，酒馆众人又静了下来。刘老头捻了几下胡须，又开口了。

“呵呵，婚事匆匆又怎么了，这婚事的玄机还大着呢。”

这无疑又是一句惊天骇地的话，众人立刻象炸开了锅，吱吱喳喳的议论起来。

“我说刘老头，您有话就直截了当的说，忽然一句，忽然一句，难受啊。”

“是啊，刘老头，肚里有料就全抖出来吧。”

“唉！”刘老头叹了口气，“背后论人是非这本来就不好，何况这事咱也不是真真正正地见了。段大侠一家抗倭，令龙杭镇一带免了倭寇侵扰之苦，我瞎扯不好。”

“您就快说吧。”靠刘老头边上的中年男子又挪了挪椅子，头差点

就要和刘老头的头靠一块去了，大概鼻子能闻出刘老头心里的话。

刘老头依然不紧不慢，“这回两家结婚，男的是段大公子，可女的不是霍大小姐，是霍二小姐。”

“啊——”

“那天宴上，老朽在大厅内的角上那一桌。他们说定婚，指的是段大公子和霍大小姐，可今晨听段家的人说要布置婚事，老朽一问，确确凿凿地说了，新娘是霍二小姐。大家说，这奇是不齐，这怪是不怪？”

“敢情是弄错了吧，霍家两个千金是双胞胎，长的是一模一样。”

“她们俩头上扎着蝴蝶结，锦缎绸子上大小姐绣的是两红一黄的边，二小姐是两黄一红。老朽那天看得清楚，今晨问得明白。”

刘老头字字铮铮，酒馆里那是再也静不下来了。

“段公子是喜新厌旧。”

“那叫大小通吃。”

“对啊，说不定是知道大的定了，小的也趁机，这叫一个不漏。”

“不漏你个头。”屏风后的段雷再也忍不住了，两天来他就在这喝闷酒，外边的话，那是一字不漏，字字雕心，他性子本来就野，这下更是怒不可抑，拔剑而起。

镇上的人也知道段雷性子燥，他这一吼，众人立刻鸦雀无声，呆若木鸡。陈一浩赶紧拉住段雷，“外面的人还不快跑。”

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，外面一帮酒鬼立刻散得无影无踪。段雷被陈一浩抱得紧紧，冲不出去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全身就象燃了起来，

红通红通的。

“喝酒，喝酒。人家说你哥，没人说你，坐，坐。大丈夫，志在四方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再说事情都发生了，生气有什么用？”

“发生了，发生了。”段雷突然象被泄了气的球，一下子瘫到了地上，整副骨架都散了似的。

“雷弟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紫云妹子跟你暗地里交好也两年了，不就你风哥这一战扬了名嘛，女人的心……”

“不，是段风，是他无耻，是他大小通吃。”

“别胡说，或许你哥是酒后想过了，又有点醉，就把紫云紫霞弄错了。”

“浩哥，外人认不出她姐妹，他认不出？再说，一个住东厢房，一个住西阁楼，能醉到走错方向入错房间，这是他家啊！”

“雷弟，你就想开点。醉酒的人拿不准。再说那天夜里是黑。”

双方都不言语了，陈一浩知道这几句话劝不住段雷，段雷也不再说什么了，一个劲地灌酒。大厅的酒客早已跑光，店小二也不敢吱声，刚才还闹闹嚷嚷的酒馆顿时静得可怕。

段雷木木地望着远方，一杯接过一杯，目光里是无限的怨，无边的恨。陈一浩再也耐不住这恐怖的宁静了，“雷弟，你和紫云的事你大哥又不知道，即使他真做错了什么，你也千万不能恨他啊。”

一句话，说得段雷浑身一颤，一阵杀气陡然而过。

“他当然没做错什么了，他现在还忙着呢。没错，没错！”

段风确实忙着，上门道贺的武林同道，官家朋友接踵而至。这桩婚事，虽出于无奈，但段破岩，堂堂一代大侠，绝不允儿子，绝不允段家有愧于人。即使错了，也岂是一个错字便可了结。娶紫云，是决不可变；与紫霞既然定亲，也不可变。所以段风先娶紫云再娶紫霞，也就这样定了。

这一夜，段风终于接待完贺喜的客人，也安顿他们住下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场本来仓促无比的婚事却有这么多的客人这么快就闻风而来，本来不想大办的婚事那是再也小办不下来了。

月光透过窗格子，斑斑点点地洒在地上。偶尔几阵风，撩得树影晃动，灯火闪烁。段风索性灭了灯，整个人趴在桌上，他，着实累透了。他，又实在躺不下去，睡不着。这是无眠的夜，两天来，他又几时能安眠呢？那一夜，他是喝醉了，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当他晃悠悠地走入房间时，有人用一阳指——点了他的穴道；有人给他吃下了一颗药丸，有人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放到那一张床上。

有人，可那人又是谁呢？普天之下，又有何人识得这段家从不外传的绝技“一阳指”呢？何况在这龙杭镇？除了爹爹就是弟弟，可他们又怎么会这样做呢？

段风身上流的，是大理皇族的血，与身俱来的高傲，是从骨子里头透发出来的。大理亡于蒙古人之手，当时段风的爷爷段木庭是皇室里幸存的王爷，移居江南，段风已是第三代的人了。江南的文华成就出段风平日里的风度翩翩，然江南文人的傲气与皇族的高贵，更铸造

出一颗高高在上的心。这几夜里的无眠，一半是对紫霞的愧疚，一半是自尊的伤害——堂堂段氏传人，竟这样叫人用一阳指给暗算了。

他，硬硬地直起腰杆，满身的疲惫丝毫盖饰不住内心的怒火。爹爹的病看来已是非药石可解了，这段府的重担，段大侠的重担隐隐约约已经触及到段风的肩头了。他，不能令段府蒙羞，不能让武林耻笑。先娶紫云，再娶紫霞，大不了在江湖上留下“风流”二字，这又有何惧？紫霞早晚会清楚的，不，就算不清楚又怎样？

段风大步向前，开了房门，在院子里又狂舞起玄灵剑法。

风轻轻地擦拭着院墙上的砖瓦，缺月有它漏不尽的银沙，铺满了院子里的每个角落。段风这套玄灵剑法，招招伶俐，万千变幻，玄奇无比。一会是龙戏浅水，一会是凤舞九天，段风愈使愈来劲，满腔真气澎湃不已，狡兔三窟接银狐九尾，千百道剑光在将熄未熄之际凝作一束，一招白鹤冲天，人剑一线，斜斜地飞将出去。刹那间，段风又记起了什么，缓缓地收住剑，瘫坐到地上。手，从胸前掏出了宴会上定婚时紫霞给他的蝴蝶结——锦缎绸子边上绣着两红一黄的边。

五年前，段风与紫霞邂逅于宁波城外的六角亭。那时他们也有三年未见了，大男孩小姑娘已变成少主人和大小姐了。然在那个多雨的季节，矫情的黄昏，玩伴的友谊不知不觉已发生了隐隐地变化。一个会脸红，一个会强打起笑脸，怎么看，怎么不自然。冥冥之中总是注定了一些事情，就在二人既尴尬于无言又不知有何语地共处于小小红

亭内躲雨之际，一个灾难降临了。

远处一队神色慌张的乡民抬着一个个的铁皮箱，不顾雨水地打淋，急匆匆地往海边赶去。

“倭寇？”风霞二人都是长年听父辈们讲倭寇的种种恶事长大的，此情此景，不免同时产生一样的疑问。

这果然是一队倭寇，正在运一个月来劫掠的钱财。二人都是英雄之后，虽初涉江湖，但都胆略过人，径直追到了海边。浩浩的海浪不停地拍击着一艘大船，一个东瀛武士就背者手立于船头。

霍紫霞一个纵身抢至船前，“大胆倭寇，又敢在此放肆，快把赃物留下。”段风也纵身而至。

“谁啊。”船舱内传出一位少年的声音。

“少爷，是一个小妮子和一个……”

“哦，我看到了，把女的带进来让本少爷仔细瞧瞧，乐上一乐。”

“

“嗨。”那个东瀛武士一个手势，那群搬箱子的倭寇立刻围了上来。风霞二人背靠着背，两把长剑紧握手中。

“啊——”那群倭寇拔刀砍来。

段风将身一纵，一招巨蟒出击，剑尖连摆三下，前头三名倭寇应声而倒。

这边紫霞临危不惧，左手一个剑诀，右手稍稍高过额头，剑身下垂，几个倭寇将至未至之时，柳腰轻拽，浑身陡地转过一圈，剑随身

动，最后双腿交叉似蹲似立，左手腕帖于腰后，右手背点于膝前，剑身已拖至地面，似天上嫦娥盈盈拜倒，如水上浮莲含苞待放。靠前的倭寇不是肚破肠流就是胸膛开裂，飞将出去，撞得后头的也口吐鲜血，顿时有七八个丧命，十来个重伤。这正是江湖中无不畏惧的霍家绝技伏魔九式中的一式——倩影婀娜。

那东瀛武士知道势头不对，朝船舱内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番话，便拔起腰刀，朝风霞二人扑杀了过来。

风霞二人毕竟年纪尚浅，虽然两人都出自名门之后，招术精奇，但这东瀛武士竟是拼了命的搏杀，不管防守，招招是攻，根本不理睬风霞二人的剑招，又是力大无比，一招一式，平淡无奇，却透发出不可抗拒的力量，可怜天下两大绝世武功竟被逼得半点威力都不剩。紫霞微皱眉头，纵身一跳，让出圈外，狠狠地一咬牙，把剑一收，右手背于身后，凝神闭气，待东瀛武士腰刀劈向段风之际，啪的一声，一掌直击东瀛武士的下巴，这正是伏魔九式里威力无穷的一招天地无双。东瀛武士已觉察到来掌凶猛，无奈刀已劈过，一时来不及回招，干脆脖子一收，头一低，硬硬地顶出去。这是两败俱伤的一招，段风听爹爹说过铁头功的威力，知道紫霞定要吃亏，情急之下，一招白鹤冲天，斜斜地刺过东瀛武士的颈部，此时此刻，紫霞一掌也正中东瀛武士的头部，东瀛武士旋即倒地，两眼白翻，竟是当场毕命。

就是这招白鹤冲天，段风的思绪又回转到了院子里，两只手摆弄着蝴蝶结。这确实是一个好夜，风那般的柔，月光那般的细，段风似

乎也忘却了几日来的烦恼，思绪又一次飘到了五年前。紫霞软软地靠在自己的胸前，尽管嘴边的血迹还清晰可见，但目光里尽是暖暖的情意，还不时透发着香气。

“好好歇着吧，我用一阳指已封住了你各处的经脉。”

“可我睡不着嘛。”

“那闭目养神，明早我再用一阳指帮你疗伤。”

海风拂着海浪，海浪拽着木船，木船摇晃着一对人儿。

紫霞终于还是睁开了眼睛，“可惜没抓住那寇头。”

“没关系，早晚会抓住他的。”

“怎么抓？人都没见着。刚才明明听他在船舱内说话，怎么我们杀进来就不见人了。”

“兴许趁乱跑了吧。”

“要不是我真气逆转，拖累你在这照顾我，要不一定能抓住他的。”

“别说了，你强用天地无双，我刚才没被吓死了。”

“你不懂，天地无双是可以用的，只是我功夫不到家内力不足才会这样，我爹爹用起来就得心应手。”

“不是说，这招很险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真正险的是亢龙有悔。天地无双和亢龙有悔招式几乎是一样的，但心法不同，攻击点也不同。两招都是威力无穷，但天地无双是往敌人的最弱处打去的，即使敌人来得即防备，也攻不出来，所以自己一般不会吃亏。”

“那亢龙有悔是往敌人最强处下手？”

“是的。每个武林高手都知道自己的命门所在，所以交战的时候也常提防，但谁都不会防自己的强位，自己的攻击点，人们习惯避实就虚，可这招偏偏——”

“偏偏反其道而行。”看着紫霞讲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段风也故意斗一斗她，捏了一下她的鼻尖笑道。

“讨厌。”紫霞双颊一红，接着又道，“可这招是千万不能被敌人先料到的，否则自己就要吃大亏特亏的。‘亢龙有悔’，爹爹说应该叫‘亢龙无悔’才对，因为使这一招就没有机会后悔了，不是马上致敌人于死地，就是自己毙命。”

“啊——”段风不由吓了一跳，他只听说过伏魔九式有险招，但却险到这种地步，实出预料之外。

“风哥哥，爹爹就只跟我们姐妹俩说过这个秘密，你可千万不能乱说啊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对谁都不说。”

“你爹也不行。”

“就只跟你说。”

“说什么啊——”俩人相视而笑。